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六十八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

詩曰：首陽芳躅為綱常，欲樹千秋叛逆防。數語喚回人世夢，一身表率死生光。求仁自是求仁得，義士還從義士揚。讀罷史文猶自淚，空留齒頰有餘香。

話說清虛道德真君見黃天化來問前程歸著，欲說出所以，恐他不服；欲不說明白，又恐他誤遭陷害。真君沒奈何，只得將前去機關作一偈，聽憑天命。真君作偈曰：

「逢高不可戰，遇能即速回。金雞頭上看，蜂擁便知機。止得功為首，千載姓名題。若不知時務，防身有難危。」

道人作罷偈，黃天化年少英雄，那裏放在心上。只見土行孫也來問懼留孫。懼留孫也知土行孫不好，他還進得關，死於張奎之手，也只得作一偈與土行孫存驗，偈曰：

「地行道術既能通，莫為貪嗔錯用功。攛出一獐咬一口，崖前猛獸帶衣紅。」

懼留孫作罷偈，土行孫謝過師尊。且說眾仙與子牙作別，各回山岳而去。子牙同武王、眾將進西岐城。武王回宮；子牙回帥府；大小眾將俟候三日後，下教場聽點。子牙次日作本謝恩，上殿來見武王。姜子牙金幘頭、大紅袍、玉帶，將本呈上。只見上大夫散宜生接本，展於御案上。子牙俯伏奏曰：「姜尚何幸，蒙先王顧聘，未效涓埃之報，又蒙大王拜尚為將，知遇之隆，古今罕及。尚敢不效犬馬之力，以報深恩也！今特表請駕親征，以順天人之願。」武王曰：「相父此舉，正合天心。」忙覽表：

「大周□三年，孟春月，掃蕩成湯天寶大元帥姜尚言：伏以觀時應變，固天地之氣運；殺伐用張，亦神聖之功化。今商王受不敬上天，荒淫不德，殘虐無辜，肆行殺戮，逆天征伐，天愁民怨，致我西土□載不安；仰仗天威，自行殄滅。臣念此艱難之久，正值紂惡貫盈之時。天下諸侯，共會孟津。蒙准臣等之請，許以東征。萬姓歡騰，將士踴躍。臣不勝感激，日夜祇懼：才疏德薄，恐無補報於涓埃；佩服王言，實有慚於節鉞。特懇大王，大奮乾剛，恭行天討，親御行營，托天威於咫尺，措全勝於前籌，早進五關，速會諸侯，觀政於商。庶幾天厭其穢，獨夫授首，不獨泄天人之憤，實於湯為有光。臣不勝激切惓望之至！謹具表以聞。」武王覽完表，問曰：「相父此兵何日起程？」子牙曰：「老臣操演停當，謹擇吉日，再來請駕起程。」武王傳左右：「治宴與相父賀喜。」君臣共飲。子牙謝恩出朝。次日，子牙下教場看操，過名點將。子牙五更時分至教軍場，陞了將臺。軍政司辛甲啟元帥：「放炮豎旗，擂鼓點將。」子牙暗思：「今人馬有六□萬，須用四個先行方有協助。」子牙命軍政司：「令南宮适、武吉、哪吒、黃天化上臺來。」辛甲領令，令四將上臺打躬。子牙曰：「吾兵有六□萬，用你四將為先行，挂左、右、前、後印。你等各拈一鬮，自任其事，毋得錯亂。」四將聲喏，子牙將四鬮與四將各自拈認：黃天化拈著是頭隊先行；南宮适是左哨；武吉是右哨；哪吒是後哨。子牙大喜。令軍政官簪花挂紅，各領印信。四將飲過酒，謝了元帥。子牙又令楊戩、土行孫、鄭倫各拈一鬮，作三軍督糧官。楊戩是頭運；土行孫是二運；鄭倫是三運。子牙令軍政官取督糧印付與三將，俱簪花挂紅，各飲三杯喜酒，三將下臺。子牙令軍政官取點將簿，先點：

黃飛虎、黃飛彪、黃飛豹、黃明、周紀、龍環、吳謙、黃天祿、黃天爵、黃天祥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天、祁恭、尹勛周之四賢、八俊；

毛公遂、周公旦、召公奭、畢公高、伯達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隨、季騶、姬叔乾、姬叔坤、姬叔康、姬叔正、姬叔啟、姬叔伯、姬叔元、姬叔忠、姬叔廉、姬叔德、姬叔美、姬叔奇、姬叔順、姬叔平、姬叔廣、姬叔智、姬叔勇、姬叔敬、姬叔崇、姬叔安——文王有九□九子，雷震子乃燕山所得，共為百子。文王有四乳，二□四妃，生九□九子，有三□六殿下習武，因紂王屢征西岐，陣亡□六位。

又有歸將降佐：鄧九公、太鸞、鄧秀、趙昇、孫焰紅、晁田、晁雷、洪錦、季康、蘇護、蘇全忠、趙丙、孫子羽。

女將二員：龍吉公主、鄧嬋玉。

話說子牙點將已畢，傳令：「令黃飛虎上臺。」子牙曰：「成湯雖是氣數已盡，五關之內必有精奇之士，不可不防備。當戰者戰，當攻者攻，其間軍士須要演習陣圖，方知進退之法，然後可破敵人。」隨令軍政官抬□陣牌放在臺上：

一字長蛇陣；
二龍出水陣；
三山月兒陣；
四門斗底陣；
五虎巴山陣；
六甲迷魂陣；
七縱七擒陣；
八卦陰陽子母陣；
九宮八卦陣；
□代明王陣；
天地三才陣；
包羅萬象陣。

子牙曰：「此陣俱按六韜之內，精演停當，軍士方知進退之法。黃將軍與鄧將軍、洪將軍，你三位走一字長蛇陣。聽砲響饗以下諸陣，毋得錯亂。」三將領令下臺走此陣。正行之際，子牙傳令：「點砲，化六甲迷魂陣。」竟不能齊。子牙看見，把三將令上臺來，教之曰：「今日東征，非同小可，乃是大敵；若士卒教演不精，此是主將之差，如何征伐！三位須是日夜操練，毋得怠玩，有乖軍政。」三將領令下臺，用心教習。子牙傳令：「散操。眾將打點，收拾東征。」翌日，子牙朝賀武王畢，子牙奏曰：「人馬軍糧皆一應齊備，請大王東行。」武王問曰：「相父將內事托與何人？」子牙曰：「上大夫散宜生可任國事，似乎可托。」武王又曰：「外事托與何人？」子牙曰：「老將軍黃滾歷練老成，可任軍國重務。」武王大喜：「相父措處得宜，使孤歡悅。」武王退朝，入內宮見太姬，曰：「上啟母后知道：今相父姜尚會諸侯於孟津，孩兒一進五關，觀政於商，即便回來，不敢有乖父訓。」太姬曰：「姜丞相此行，決無差失。孩兒可一應俱依相父指揮。」吩咐宮中治酒，與武王餞行。

翌日，子牙把六□萬雄師竟出西岐。武王親乘甲馬，率御林軍來至□里亭。只見眾御弟排下九龍席，與武王、姜元帥餞行。眾弟進酒武王與子牙用罷，乘吉日辰起兵。此正是紂王三□年三月二□四日。起兵點起號砲，兵威甚是雄壯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征雲蔽日隱旌旗，戰士橫戈縱鐵騎。飛劍有光來紫電，流星斜挂落金藜。將軍猛烈堪圖畫，天子威儀異所施。漫道弔民來伐罪，方知天地果無私。

話說大勢雄兵離了西岐，前往燕山，一路而來，三軍歡悅，百倍精神。行過了燕山，正往首陽山來。大隊人馬正行，只見伯夷、叔齊二人，寬衫、博袖、麻履、絲絛，站立中途，阻住大兵；大呼曰：「你是那裏去的人馬？我欲見你主將答話。」有哨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有二位道者欲見千歲並元帥答話。」子牙聽說，忙請武王並轡上前。只見伯夷、叔齊向前稽首曰：「千歲與子牙公，見禮了。」武王與子牙欠身曰：「甲冑在身，不能下騎。二位阻路，有何事見諭？」夷、齊曰：「今日主公與元帥起兵往

何處去？」子牙曰：「紂王無道，逆命於天，殘虐萬姓，因奴正士，焚炙忠良，荒淫不道，無辜籲天，穢德彰聞。惟我先王，若日月之照臨，光於四方，顯於西土，命我先王肅將天威，大勳未集。惟我西周誕及多方，肆予小子，恭行天之罰。今天下諸侯一德一心，大會於孟津，我武維揚，侵於之疆，取彼凶殘，殺伐用張，於湯有光。此予小子不得已之心也。」夷、齊曰：「臣聞『子不言父過，臣不彰君惡』。故父有諍子，君有諍臣。只聞以德而感君，未聞以下而伐上者。今紂王，君也，雖有不德，何不傾城盡諫，以盡臣節，亦不失為忠耳。況先王以服事殷，未聞不足於湯也。臣又聞『至德無不感通，至仁無不賓服』。苟至德至仁在我，何凶殘不化為淳良乎！以臣愚見，當退守臣節，體先王服事之誠，守千古君臣之分，不亦善乎。」武王聽罷，停驂不語。子牙曰：「二位之言雖善，予非不知；此是一得之見。今天下溺矣，百姓如坐水火，三綱已絕，四維已折，天怒於上，民怨於下，天翻地覆之時，四海鼎沸之際。惟天矜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況夫天已肅命於我周，若不順天，厥罪惟均。且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今予必往。如逆天不順，非予先王有罪，惟予小子無良。」子牙左右將士欲行，見伯夷、叔齊二人言之不已，心上甚是不快。夷、齊見左右俱有不豫之色，眾人挾武王、子牙欲行，二人知其必往，乃跪走於馬前，攬其轡，諫曰：「臣受先王養老之恩，終守臣節之義，不得不盡今日之心耳。今大王雖以仁義服天下，豈有父死不葬，援及干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伐君，可謂忠乎？臣恐天下後世必有為之口實者。」左右眾將見夷、齊叩馬而諫，軍士不得前進，心中大怒，欲舉兵殺之。子牙忙止之曰：「不可。此天下之義士也。」忙令左右扶之而去，眾兵方得前進。——後伯夷、叔齊入道陽山，恥食周粟，採薇作歌，終至守節餓死。至今稱之，猶有餘馨。此是後事。不表。

且說子牙大勢雄師離了首陽山，往前正發。正是：

騰騰殺氣沖霄漢，簇簇征雲蓋地來。

子牙人馬行至金雞嶺。嶺上有一支人馬，打兩杆大紅旗，駐紮嶺上，阻住大兵。哨馬報至軍前：「啟元帥：金雞嶺有一支人馬阻住，大軍不能前進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傳令：「安下行營。」陞帳坐下，著探事軍打探：「是那裏人馬在此處阻軍？」話猶未了，只見左右來報：「有一將請戰。」子牙不知是那裏人馬，忙傳令問：「誰人見陣走一遭？」有左哨先行南宮适上帳應聲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子牙曰：「首次出軍，當宜小心。」南宮适領令上馬，砲聲大振，一馬走出營前。見一將幟頭鐵甲，烏馬長鎗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將軍如猛虎，戰騎可騰雲。鐵甲生光艷，皂服襯龍文。赤膽扶真主，忠肝保聖君。西岐來報效，趕駕立功勳。子牙逢此將，門徒是魏賁。

南宮适問曰：「你是那裏無名之兵，敢阻西岐大軍？」魏賁曰：「你是何人？往那裏去？」南宮适答曰：「俺元帥奉天征討而伐成湯，你敢大膽粗心，阻吾大隊人馬！」大喝一聲，舞刀直取。此將手中鎗赴面交還。兩馬相交，刀鎗併舉，戰有三回。南宮适被魏賁直殺得汗流脊背，心下暗思：「纔出兵至此，今日遇這員大將，若敗回大營，元帥必定見責。」南宮适心上出神，不隄防被魏賁大喝一聲，抓住南宮适的袍帶，生擒過馬去。魏賁曰：「吾不傷你性命，快請姜元帥出來相見。」又把南宮适放回營來。軍政官報入中軍：「南宮适聽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南宮适上帳，將「被擒放回，請元帥定奪」說了一遍。子牙聽得大怒曰：「六萬馬，你乃左哨首領官，今一旦先挫吾鋒，你還來見我？」喝左右：「綁出轅門，斬訖報來！」左右隨將南宮适推出轅門來。魏賁在馬上，見要斬南宮适，在馬上大叫曰：「刀下留人！只請姜元帥相見，吾自有機密相商！」軍政官報入帳中：「啟老爺：那人在轅門外，叫『刀下留人，請元帥答話，自有機密相商。』」子牙大罵：「匹夫擒吾將而不殺，反放回來，如今又在轅門討饒！速傳令擺隊伍出行營！」砲聲響處，大紅寶纛旗搖，只見轅門下一對對都是紅袍金甲，英雄威猛，先行官騎的是玉麒麟，糾糾殺氣；哪吒登風火輪，昂昂眉宇；雷震子藍面紅髮，手執黃金棍；韋護手捧降魔杵，俱是片片雲光。正是：

盔甲海真威武，一派天神滾出來。

話說子牙在四不相上問曰：「你是誰人，請吾相見？」魏賁見子牙威儀整飭，兵甲鮮明，知其興隆之兆，乃滾鞍下馬，拜伏道傍，言曰：「末將聞元帥天兵伐紂，特來麾下，欲效犬馬微勞，附功名於竹帛耳。因未見元帥真實，末將不敢擅入。今見元帥士馬之精，威令之嚴，儀節之盛，知不專在軍威而在於仁德也。末將敢不隨鞭墜鐙，共伐此獨夫，以泄人神之憤耶。」子牙隨令進營。魏賁上帳，復拜在地曰：「末將幼習鎗馬，未得其主，今逢明君與元帥，乃魏賁不負數載功夫耳。」子牙大喜。魏賁復跪而言曰：「啟元帥：雖然南將軍一時失利，望元帥憐而赦之。」子牙曰：「南宮适雖則失利，然既得魏將軍，反是吉兆。」傳令：「放來。」左右將南宮适放上帳來。南宮适謝過子牙。子牙曰：「你乃周室元勳，身為首領，初陣失機，理當該斬；奈魏賁歸周，乃先凶而後吉。雖然如此，你可將左哨先行印與魏賁，你自隨營聽用。」即時將魏賁掛補了左哨。彼時南宮适交代印綬畢。子牙傳令起兵。不表。

且說只因張山陣亡，飛報至汜水關，韓榮已知子牙三月五日金臺拜將，具本上朝歌。那日微子看本，知張山陣亡，洪錦歸周，忙抱本入內庭，見紂王，具奏張山為國捐軀。紂王大駭：「不意姬發猖獗至此！」忙傳旨意，鳴鐘鼓臨殿。百官朝賀。紂王曰：「今有姬發大肆猖獗，卿等有何良謀可除西土大患？」言未畢，班中閃出中大夫飛廉，俯伏奏曰：「姜尚乃崑崙左術之士，非堂堂之兵可以擒剿，陛下發詔，須用孔宣為將。他善能五行道術，庶幾反叛可擒，西土可剿。」紂王准奏，遣使命持詔往三山關來，一路無詞。正是：

使命馬到傳飛檄，九重丹詔鳳銜來。

話說使命官至三山關傳：「接旨意。」孔宣接至殿上。欽差官開讀詔旨。孔宣跪聽宣讀：

「詔曰：天子有征伐之權，將帥有闔外之寄。今西岐姬發大肆猖獗，屢挫王師，罪在不赦。茲爾孔宣，謀術兩全，古今無兩，允堪大將；特遣使齎爾斧、鉞、旌旗，特專征伐。務擒首惡，剿滅妖人，永清西土，爾之功在社稷，朕亦與有榮焉。朕決不惜茅土之封，以賚有功。爾其欽哉！故茲爾詔。」孔宣拜罷旨意，打發天使回朝歌，連夜下營，整點人馬，共有萬。即日拜寶纛旗，離了三山關，一路上曉行夜住，飢餐渴飲。在路行程，也非一日。那日探馬報入中軍：「有汜水關韓榮接元帥。」孔宣傳令：「請來。」韓榮至中軍打躬：「元帥此行來遲了。」孔宣曰：「為何遲了？」韓榮曰：「姜子牙三月五日金臺拜將，人馬已出西岐了。」孔宣曰：「料姜尚有能！我此行定擎姬發君臣解進朝歌。」吩咐：「可速開關。」把人馬催動前往西岐大道而來。不一日，至金雞嶺。哨探馬來報：「金雞嶺下周兵已至，請令定奪。」孔宣傳令：「將大營駐紮嶺上阻住周兵。」不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